

青海文化史料

第二辑



《青海文化史料》编辑部

青海文化史料

第二辑

《青海文化史料》编辑部

一九九五年

前 言

编辑出版资料，是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和开展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资料丛书定名为《青海文化史料》。其内容包括革命文化史料和文化方志资料两大部类。革命文化史料征集的重点，从青海现代史的实际情况出发，主要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两次经过青海留下的珍贵文化史料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在我党影响下的进步文化史料。文化方志资料，包括《青海省志》编纂纲目中有关文化系统的四个专业分志：即《文化艺术志》、《文物志》、《彩陶志》和《唐蕃古道志》的全部重要资料。革命文化史料是编写社会主义新型《文化艺术志》的精髓，而编写文化方志又不能取代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二者相辅相成，所以我们把这两种资料汇集于一套资料丛书之中。

编辑这套资料丛书的目的在于：一、广征博采，动员全省各文化艺术团体和文化艺术界人士、专家学者，特别是老文化艺术工作者，离退休的老领导，为征集革命文化史料和编纂具有中国特色和青海地方特点的社会主义新方志提供各类珍贵资料；二、收集整理并长期保存资料，为修志服务，供各有关部门和学术界研究和参考；三、鉴别核实，汇集成册，以便在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和修志工作的过程中，再将其“凡虚妄者削去之，冗蔓者裁剪之，鄙俚者修饰之，伪误者订正之。”

这套资料丛书系内部发行，不定期出版。一般采取将各行

当、各门类的资料按栏目分类综合编排刊印。视资料来源也拟采取分别编发专辑的办法。由于编者水平所限，势必问题不少，敬请领导专家和同行们批评指正。

目 录

前言

革命文化史料

铁窗丹心昭日月 英雄碧血洒西海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前进剧团文艺战士蒙难

青海斗争事迹纪实……刘 鉴 熙 春 (1 ~ 34)

忆沪剧表演艺术家丁是娥……祝方太 (35 ~ 39)

戏剧纵横

青海戏曲大事年表

……《中国戏曲志·青海卷》编辑部 (40 ~ 74)

平弦戏的诞生与发展……周娟姑 (75 ~ 83)

当好草原上的红牡丹……华洛桑供稿 (84 ~ 89)

我省的藏戏剧种及藏戏活动……刘 凯 (90 ~ 96)

青海省杂技曲艺团团史摘要

……青海省杂技曲艺团 (97 ~ 98)

艺苑春

青海省文学艺术研究所沿革……段发隆 (99 ~ 109)

青海师大艺术系的过去和现在……段发隆 (110 ~ 116)

青海省文化艺术教育培训班种种……段发隆 (117 ~ 125)

图 书 沧 桑

- 青海省图书馆事业编年资料(续).....青海省
图书馆方志编写组吴显海 高纪惠 王绍华(126~185)
大通县图书馆简况.....王绍华(186~189)
乐都县图书馆简况.....王绍华(190~192)

群 文 天 地

- 湟中县文化馆史况.....湟中县文化馆(193~200)
班玛县江日堂乡文化站活动简介.....省群艺馆(201~203)

修 志 史 料

- 青海省历代方志综录.....陈 超(204~235)

铁窗丹心昭日月 英雄碧血洒西海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前进剧团文艺 战士蒙难青海斗争事迹纪实

刘 鉴

熙 春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于甘肃会宁实现三大主力会师，胜利结束两万五千里长征。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军和原红一方面军的五军，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肩负建立河西根据地并接通苏联的任务，随即从靖远县河包口渡过黄河，开始了西征甘肃河西的斗争。原四方面军总政文工团在会宁改编为前进剧团，随军渡河西征。渡河之后，三十军、九军和五军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前进剧团也就成为西路军总政文工团。全团100余人，政委为易云均，还设有团长、导演、支部书记等职。他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创作和演出大量革命歌曲、舞蹈、音乐等剧、节目，活跃在部队基层单位和广大农村根据地人民群众之中。以文艺形式广泛深入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真理和党的各项主张，为传播革命火种，鼓舞革命斗志，为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团结人民，打击敌人，建树了不朽的功勋和业绩。

身陷重围 浴血奋战

毛泽东同志曾说：西路军是“英勇的、顽强的”。这支从

我国南方土地革命战火中冲杀出来的钢铁队伍，为配合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及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为开创全国抗日战争的新局面，从渡河之后起直到翌年四月，五个多月时间，长期停留在永昌、山丹、甘州等河西走廊的蜂腰地带。南面是祁连山，北面是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最宽处一百余公里，最窄处仅数公里，没有回旋的余地，天寒地冻，粮食、被服、医药和弹药都没有补充来源，面对的强敌则是兵员数倍于己，装备精良，在甘南、青海苦心经营了二十多年的马步芳、马步青军阀部队，敌人多为骑兵，我军多为步兵，敌军兵源充足，越打越多，并且得到蒋介石从军事上、经济上的支持和资助，因此，虽然取得了若干战役的胜利，共计消灭敌军2万5千多人，然而终因经不起长时期的消耗，逐渐失去了战场的主动权，陷入困境，导致了军事上的失利以至最终的惨败。

11月26日至28日，九军在古浪战斗失利，损失惨重，元气大伤。这是西路军第一次受到挫折。12月1日，前进剧团随西路军总部、直属部队和三十军、九军占领进驻永昌。12月2日，为了慰问战斗失利的九军指战员，鼓舞士气，前进剧团奉命到九军驻地东寨作慰问演出。清早，全体演职人员男女近百人，在九军军部一个骑兵警卫班的导引下，出了永昌城的东门，他们斗志昂扬，欢声笑语，戈壁滩上不时地飘起他们的歌声。因为一路没有发现敌情，警卫班除班长之外，都扬鞭疾驰先回军部报信，准备招待和布置演出场地去了。年龄最小，只有十二三岁的桂娃子，照例在行军中受到优待，骑在驮风琴的骆驼脖子上。其余人员，不管是政委、导演，就连只有九岁的小男孩狗伢子，也同全体演员一起，各自拿着道具，疾步行军。眼看就要到东寨了，突然，前面烟尘滚滚，人喊马嘶，出

现了一支骑兵！有人从其衣着打扮和戴的皮帽子判断，喊了一声，“好像是敌人！”话音未落，敌人已冲了过来。政委易云均带领大家迅速撤进兰新公路南侧一座不大的土围子。这里地名叫郭家下磨。土围子方方正正，围墙又高又厚，四角有碉堡，里面有住房、仓库，大门上包着铁皮。围子内有刚割断的电话线，还有刚刚熄灭的火堆。显然是九军一个单位为躲开敌人的突袭包围，刚刚从这里撤走。易政委顾不上细看，命令大家上围墙，修工事，把砖石、瓦块、木棒及一切可以打击敌人的东西，全部搬上围墙。

敌人的骑兵咆哮着，紧紧追了过来。接着大批的敌人步兵也扑了上来。

剧团全体文艺战士，这时都成了战斗员。他们坚守在围墙上，一枪不发，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即将面临的生死决斗。

上午九时许，一架敌机飞来，在土围子上空低低地盘旋。敌人不时地朝着围墙上边放着冷枪。

易政委是位五大三粗的男子，待人粗憨而又平易朴实，平时大家都亲切地称他“易莽子”。他此刻召集干部开会，脸色铁青，语调沉重：“敌人来势凶猛，可能把我们当成红九军军部了，估计不会轻易撤去。大家要沉住气，耐心坚持，等待援军。”他环顾了一下与会同志继续说道：“我们总共只有十几支枪，子弹、手榴弹也不多，要节省着用。要是打光了，敌人到眼前就没有办法了。”会上决定派九军前来迎接前进剧团的那位带驳壳枪的警卫班长，前往永昌送信。几个人解下绑腿，把他从围墙南面放下去，穿进一片树林，他跃动的身影迅速消失。这时大约已是上午10时左右。

围墙上，同志们各就各位，严密监视着敌人的动静。

下午两三点钟，敌人后方骚动起来。我们的骑兵冲进敌阵，离土围子只有三五十米，一边与敌人拼杀格斗，一边朝土围子高声叫着：你们下来呀，快冲出来！

易政委看看墙外密密匝匝的敌人，又看看周围的妇女和孩子，摇摇头：男的可以冲出去，女的和娃娃不行！近处，我们的骑兵已乱了阵脚：原来有些战马是俘虏来的，与敌人的马队眼熟，敌人一声呼啸，便蹦跳着摔掉背上的战士，朝敌群奔去，急得围墙上的同志直跺脚。易政委无可奈何地朝着我们的骑兵高声叫道：你们救不了我们，赶快走，赶快撤！

同志们眼巴巴地望着我们的骑兵撤走了。

敌人把土围子包围的更紧。

围墙边一棵高大的杨树上，上来一个敌人，被一枪打了下去。又爬上来一个，又被打了下去……。

敌人恼羞成怒，密集的子弹飞蝗一般射进围墙。支部书记廖赤建和音乐股股长杨万才以及任炳方等冲出碉堡，卧在房顶上向敌人射击。围墙内外，烟雾沉沉。相持约两个小时后，廖赤建、德娃子和房顶上的同志们大都英勇牺牲了，只剩下一个杨万才，象个土人儿似的，在房上窜来窜去，两只眼睛放射着凶狠愤怒的光芒。

东北角的碉堡外面，传来咚咚的挖墙声。王二麻子（大伙叫惯了他的外号，真实姓名反倒忘记了）闻声跑出，只见几个马家兵站在梯子上挖碉堡外面的土墙，都快挖透了！只见他把枪一放，怒喝一声：“鬼儿子，叫你们挖！”用力推着漏出围墙的梯子头，只听“款——”地一声，和梯子上的马家兵一起划过半空，重重地摔在墙外的地上。

围墙外，几个马家兵围了过去，纷乱的长矛在王二麻子的

身上乱戳乱捣，他痛苦地挣扎着。围墙上的女红军，奋力扔出石头、木棍，向敌人砸去。杨万才瞄准敌人一枪打去，一个马家兵应声倒地，其他几个四散奔逃。王二麻子躺在地上痛苦地痉挛着，喘息着。围墙上的同志们看的清清楚楚，女同志都掉泪了，几个男同志直跺脚，有的要下去救，被易政委痛苦地制止了。谁都明白，那样只会增加无谓的牺牲！

下午五点钟，手榴弹全打光了！两支手枪，两支驳壳枪和十几支步枪，子弹也大都打光了！能拆的拆，能砸的砸，大家把没子弹的枪支分头埋在了土围子的各个角落。武器只剩下一把马刀。只有杨万才还紧握着一支长长的步枪。女同志和年龄小的不断把所能收集到的砖石等搬上围墙。腹中饥饿，嗓子眼干得要冒烟，可是人人都顾不上这些，只希望天快黑下来。只要能坚持到天黑，就有希望突围出去。

敌人放火烧门了：在煤油浇注下，大门外的墙根和土地都燃烧起来！易政委鼓舞大家：“不要害怕，把碉堡守住，敌人上来就和他们拼！拼一个算一个……”

从戈壁滩吹来的狂风呼啸着，人们心情越来越沉重。仿佛空气凝结成了固体，使人窒息。

易政委发现了杨万才的枪，以命令口吻说“把枪给我！”杨万才以为他要砸枪，回答说“枪膛里还有一颗子弹呢。”谁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硬是把枪从杨万才手中夺了过去，走出碉堡。只听“砰”的一声，用那最后的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时有人说：“他早就说过：誓死不做俘虏！”有人接着话音说：“做了俘虏也要和敌人以死相拼，拼它个鱼死网破！”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熊熊大火中，铁门倒塌在地上。马家兵呐喊着，蜂拥着冲进了土围子。

碉堡里只剩下队长周武功、导演于实甫和 杨 万才、德娃子、秦运厚、肖炳云、胡桂子、云山帮、朱光明等十几个男的和党文秀、黄光秀、孙桂英、赵全贞、苟兴才、何德珍、罗原英、宋实发、陈素娥、白太香、石成英、魏秀英、王定国、何芝芳、“臭虫”、“魔子”等二十几个女的。簇拥在碉堡门口，注视着敌人的动静。

大个子朱光明挥刀冲了出去，拼了两刀，又撤了回来。

一个敌军官满脸淫邪地吼叫着：“冲！冲进去！都给我抓活的！”

三四个敌兵抓住了矮小的王定国。王定国挣不脱，拼命咬掉了一个年轻马家兵的手指，那年轻士兵疼得直叫：“哎呀！不得了！咬人呢！”抽回手打了王定国两巴掌。王定国满嘴是血，和敌人撕咬着。

敌人骄横无耻的喝斥辱骂声和红军战士义正词严的抗争声交织在一起。愤怒、悲痛和仇恨的烈火在男女文艺战士的心中燃烧！

敌人一面搜腰包，扒衣服，抢走每个人所有值钱的东西，一面却还假惺惺地宣称：“你们不要害怕，不杀你们。”

“要杀就杀吧！”男女红军战士齐声高喊。

“怕死就不到河西来！”队长周武功昂然应声回答。

红心向党 威武不屈

这支把欢乐和精神食粮带给人们的文艺队伍，突如其来的遭到如此厄运，怎能承受如此巨大的打击，无法接受这么严酷

的现实。霎时间，犹如从红日升起的地方坠入魔鬼横行的万丈深渊，人人悲痛欲绝，肝肠寸断。思念着不幸牺牲的同志们的音容笑貌，追忆着多年来红军中火热的幸福生活，盘算着将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自己。

夜幕降临了。仍然被驱赶着。敌人的马蹄声在嗖嗖寒风中响个不停。马鞭、马刀不时在头上和身边飞舞，闪着道道寒光。朱光明一瘸一拐的落在了后边，冷不防嗖的一刀砍在脸上！他惨叫了一声，追上了队伍。王定国扭回头细看，只见伤口不断流血，一块肉挂在腮上，一步一颤，悄悄递过自己的毛巾。朱光明用毛巾把伤口和头整个儿包了起来。大家看到这些和畜牲一样残暴的马家军，人人心中强压着一团怒火。

朱光明思念战友，思念亲人，拼上一死也要归队。就在这被俘的第一个晚上，趁敌人不备，溜出了这支行进的队伍。一年后有人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他，脸上留下一道长长的伤疤。

晚上宿营在一个破庙里。一群马家军冲进人群抢人来了！任凭女俘们咒骂着，挣扎着，还是有几个女红军被抢走了……

第二天，被俘的男同志都被分散了，不知去向。女俘们被单独押到了凉州东门外的新城。当地驻着马步青骑五师的炮兵团。几天后，苟兴才、何德珍、何芝芳等一半女红军被强拉了出去。苟、何二人被马步青霸占为妾，十三岁的何芝芳则给他们作丫环。

一周之后，剩下了一半女俘，共12人，被押送到西宁。根据流落青海的部分老红军的各方面的回忆材料，这12位是：党文秀、孙桂英（共青团员）、王定国（党员）、黄光秀、陈素娥、赵全贞、宋时华（党员）、罗秀英、苟光珍、秋秀英、刘

明清（党员）和彭玉茹。到西宁后先是关在一个汽车队长家。约七八天后，又被关在县门街小学内，被分锁在各个房子里。谁也不知道马步芳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马步芳的军队，是这个土皇帝用以残酷统治和压迫青海各族人民的御用工具，是一支野蛮、愚蠢只知杀伐虏掠，恣意为非作恶的队伍。他们根本不懂得文化艺术为何物。然而当这个土皇帝得知俘虏了西路军的前进剧团之后，怀着淫邪和好奇的念头，为了给他终日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再增添一点儿刺激，他也东施效颦，要把这批红军女俘组建成一个自己军队艺术团体。在他看来，关在笼子里的鸟儿会唱歌，带上铁链的猴子怕鞭子。这个艺术单位叫什么名字呢？开始时他说“就叫做跳舞队吧。”归敌一百师管辖。让他的爪牙——一百师中校参谋处长赵养天（即赵永鉴）兼任“跳舞队长”。后来，敌人把所能收集到的前进剧团的红军被俘人员都押到了青海，新剧团人员不断有所增加，马步芳觉得“跳舞队”和“跳舞队长”的称呼太不象话，要改得好看点儿。那么叫个什么名称好呢？有人说西路军叫前进剧团，也称做“新剧团”。马步芳这才脑子里来了“灵感”，“好，就叫新剧团吧！”就这样，赵养天这个“跳舞队长”也就成了“新剧团团长”。

具有高度无产阶级觉悟的革命的红军战士，毕竟不是任人摆布的“鸟儿”和“猴子”。她们面对杀人不眨眼的封建军阀，发扬我党和红军的大无畏革命斗争精神，坚韧不拔，机智勇敢的同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

被俘红军文艺战士身陷囹圄，红心向党，用文艺作刀枪，以舞台为战场，坚持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在各种演出活动中演出的还是红军艺术家李伯钊编排的农民舞，儿童舞、海军

舞、兰球舞等。马家军没有编导人员，演员们强调只会演这些传统保留节目，无可奈何，只得同意。唱的歌也主要还是红军歌曲，只是歌词的个别字句经过马家军的“师爷”有所改动。但是演员们在演出时，仍然坚持原来的唱法。例如：有一首歌词为“鼓声咚咚，红旗飘飘”，赵养天下令改为“鼓声咚咚，国旗飘飘”。到了上台演出时，他们依然唱“红旗飘飘”。一次，被赵养天听出来了，便将演唱人员毒打一顿。并且气势汹汹地审问：“谁叫你们这样唱的？说！”演员们众口一词回答“我们历来就这么唱，唱惯了，改不过来。”

挨了毒打之后，私下里又唱起了新学来的青海民歌：“刀刀拿来头割下，死不了还是这个唱法！”以此互相鼓舞，表示了要同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

马步芳独霸一方，与蒋介石明争暗斗，貌合神离。红军文艺战士利用蒋马之间的矛盾，巧妙地区别不同场合，演唱不同的节目。

向马家官兵演出，周围没有蒋介石的嫡系，他们将旧戏里骂毛延寿的台词改成骂蒋介石的：

未开言不由人牙关咬紧，
骂一声蒋介石你卖国的奸贼，
你本是中国人，
为何勾结日本帝国主义，
杀害良民。

....

有一次马步芳观看演出，听到这首歌，开始，哈哈一笑，后来觉得味道不对，这才下令禁演。

还有一首骂特务组织蓝衣社的歌，大家在台上台下放开歌

喉高唱：

蓝衣社，是走狗，
钻在桌子下啃骨头，
终有一天死在我们手里头！

唱这些骂国民党特务的歌，马家的官兵不吭声。有次被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的一个人听见后，横加干涉。红军女战士反唇相讥：“这是骂国民党特务蓝衣社的，与你有什么关系？”问得对方哑口无言。

西路军在西征的战火中，有一首《打骑兵歌》在广大红军连队广泛传唱，歌词唱道：

敌人的骑兵不须怕，
沉着敏捷来打他，
目标又大又好打，
排子枪快放一声杀！
我们瞄准他，
我们消灭他，
我们打垮他！

红军文艺战士把这首歌也搬上舞台。马家军多数下级官兵无反应，个别上级军官要演员们编新词。她们说“不会”，“来不及”。

有一首揭露和控诉马步芳阻碍抗日、压榨人民的歌，不能在舞台上唱，但在私下里，男女战士们最喜欢唱，经常唱，唱出来解恨。歌词是这样的：

马步芳在西北，
阻碍抗日真可恶，
压榨人民心狠毒。

我们要消灭马步芳，
建立后方把日抗，
收复失地才有望。

一次被赵养天听到了，立即让人吹哨子，命令：“女俘们集合！”

“说！谁叫你们唱的！谁是你们的组织者？”

同志们看着他那气急败坏的样子，暗暗觉得又好气又好笑。短短的几句歌词，真是妙不可言。揭了敌人的疮疤，打到敌人的疼处。唱后好象有一种赢得了一场战斗胜利那样慷慨激昂、欢欣鼓舞的心情。面对凶神恶煞的赵养天，红军战士们嘟囊着说：“赵团长，别生气！我们在红军时常这么唱，唱惯了，有口无心，……”依然拿这些话来应付他。

赵养天手毒心狠，严刑拷打，边打边问，有的同志被打得当场昏了过去，用冷水浇醒后再打，结果仍然枉费心机，问不出什么名堂，悻悻然无计可施，只好宣布：“严格禁止再唱！”才算是收了场。

歌舞就是刀枪，监狱就是战场！红军文艺战士身陷魔窟，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英雄本色未泯，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是任何顽敌压不垮的。有一次，马步芳遍邀军政大员和地方绅士，在西宁后街关帝庙内看魏胜奎京剧班演出《五花洞》。马步芳特意让新剧团在演出前演几个舞蹈节目助兴。在跳海军舞时，孙桂英突然将一只浅口舞鞋甩到台下，正好打在第一排那些“大人物”的茶几上，茶杯果盘被打翻。马步芳等人不知扔来了什么东西，吓得急忙蹲在地上。及至一位副官拣到一只舞鞋，在座的官绅感到大煞风景，马步芳、赵养天暴跳如雷。事后赵养天凶神恶煞般的扑向参加演出的孙桂英、黄光秀、党文